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一　列傳九十三

明南京禮部主事會稽柯維騏著

史彌遠　鄭清之　史嵩之

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也淳熙中以蔭補承事郎銓試第一調建康府糧料院改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銜進士爲大理司直慶元二年改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乞旌廉潔之士擯贓污之實濬溝洫固隄防實倉廩均賦役課農桑禁末作爲水旱之備濬城郭修器械選將帥練士卒儲穀粟明烽燧爲邊鄙之防丞相京鏜薦堂右曰君他日功名事業過鏜遠甚願以子孫爲託歷宗

正丞付外知沁州遷提舉浙西常平開禧元年累遷至起居郎二年兼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開邊之議以邀寵固位已而邊兵大衂詔在位者言事遠上疏曰今之議者以爲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爲將之事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争雄而捷出若事關國體宗廟社稷所係甚重詎可舉數千萬人之命輕於一擲乎京師根本之地今出戍旣多留衛者寡萬一盗賊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繼今勿輕調發則內外表裏俱有足恃而無可伺之隙矣所遣撫諭之臣止令按歷邊陲招

巢逝寇戒飭將士固守封圻毋惑浮言以撓君之規毋貪小利以滋敵之釁使民力愈寬國勢愈壯遲之歲月以俟大舉實宗社無疆之福奏方具客曰侂胄必以奏議占人情太夫人年高能無貽親憂乎彌遠曰時事如此言入而益於國利於人吾得罪甘心焉封鄞縣男兼權刑部侍郎三年改禮部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仍兼刑部兵端既開敗屻相屬累使求和金人不聽都城震搖宮闈疑懼常若禍在朝暮然皆畏侂胄莫敢言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亟具奏乃罷侂胄并陳自強右丞相既而侂胄就誅召彌遠對延和殿帝欲

命爲簽書樞密院事力辭乃遷禮部尚書兼國史實錄院脩撰詢立爲太子兼詹事遣使請金求和金人以大散隔牙二關濠州來歸彌遠疏便宜謂當聘使既通之後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擇帥守以壯藩屏之勢奬拔雄勇以備緩急之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封伯嘉定元年遷知樞密院事進奉化郡侯兼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傅進開國公以母憂歸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二年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四年落起復彌遠雪趙汝愚之冤乞褒贈賜謚蠲正誣史一時僞學黨人朱熹

彭龜年楊萬里呂祖儉雖已歿或褒贈易名或録用其後召還正人故老于外寧宗崩擁立理宗語在鎮王竑及余天錫傳封魏國公又進魯國公紹定六年拜太師左丞相尋授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卒帝震悼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謚忠獻賻金帛以千計彌遠既誅侂胄相寧宗十有七年迫廢濟王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羣起而論之而彌遠用李知孝梁成大等爲鷹犬一時君子貶竄斥逐不遺餘力理宗德其立已故寵任終其身死猶優其子孫厥後爲製碑銘題曰公忠翊運定策元勳云

鄭清之字德源鄞人列女傳覃之孫世初名爕字文叔嘉泰中入太學登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靳許可清之往白事爲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方掖清之無荅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歷國子學錄丞相史彌遠與清之謀廢濟王語在鎮王竑傳俄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教授遷宗學諭遷太學博士皆仍兼教授寧宗崩丞相入定策詔旨皆清之所定理宗卽位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至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彌遠卒命清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端平元年上既親總庶政赫然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召還眞德秀

魏了翁崔與之李真徐僑趙汝談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時號小元祐大者相繼爲宰輔惟與之終始辭不至遺逸如劉宰趙蕃皆甚旌異是時金雖亡而入洛之師大潰二年上疏乞罷不允拜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三年八月霖雨大風四疏匃去九月經祀雷變請益力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嘉熙三年封申國公四年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楮十萬緡爲築室清之乃日與賓客門生相羊山水間泊如也淳祐四年連拜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封衛國公趣入見有旨賜第五年正月匃

歸不允拜少傅仍前職封越國公尋拜少師奉國軍節度使仍前職更賜第于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故能修明紀綱無寛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無矯厲峭刻之習此仁祖孝宗所以爲盛也六年拜太保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封以邊事爲憂詔趙葵以樞使視師陳韡以知樞密院事師湖廣二人方辭遜會清之再相力主之葵韡遂往於是戰泗水渦口木庫皆以捷聞九年拜左丞相封魏國公清之變通屯戍之法及蠲諸路星誤虧鹽停沿江筭舟重賦兵民咸便之十年進十龜元吉箴

一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跡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爲易天休可喜而以爲難何哉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爲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爲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賜詔獎諭十一年十一月以疾乞罷政不允奏不已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帝震悼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謚忠定清之代言奏對多不存稿有安晚集六十卷湯巾嘗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中求去清之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清之

乃引之共政迨暮年改節政歸妻子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而程公許繳其子復官之命極力排之不免爲世所少云

史嵩之字子由慶元府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歷京西湖北制置使兼知襄陽府還刑部侍郎端平元年破蔡滅金獻俘上露布降詔獎諭進封子加食邑移書廟堂乞經理三邊不合丐祠歸侍手詔勉留之會出師與淮閫協謀掎角嵩之力陳非計疏爲六條上之詔令嵩之籌畫糧餉嵩之奏言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荊襄連年饑饉極力振救尚未聊

生征調旣繁夫豈堪命當此之際正恐重貽宵旰之慮矣若夫和好之與進取决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當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紜之際雷同和附以致誤國其罪當誅確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寧之旨罪亦當誅迕旨則止於一身誤國則及天下丞相鄭清之亦以書言勿爲異同嵩之力求去與祠歸養田里尋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帝自師潰始悔不用嵩之言累遷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兩淮四川京西湖北軍馬進封公加食邑兼督江西湖南軍馬改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邊境多以捷聞降詔奬諭乞祠趣召奏事轉三

官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眷顧特隆賜賚無虛日淳祐元年進玉爵歲二年連進永國公加食邑四年遭父喪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手詔趣行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論嵩之不當起復不報將作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意頗悟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其略曰伯父秉天下之大政必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比所行寖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削而改官者

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敘理者有之丁難未幾而遽被起復者有之包苴公行政出多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齎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督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荊湖不比之圖盡捐藩籬深入堂奥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擣危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

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則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耆卑爲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强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罪不赦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厠於蔡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無何璟卿暴卒相傳璟卿劉漢弼徐元杰皆嵩之致毒云嵩之爲公論所不容居閒十三年寶祐中授

觀文殿大學士加食邑卒贈少師安德軍節度使封鄂國公謚忠簡以家諱改莊肅德祐初奪謚

論曰史彌遠協謀誅韓侂胄迨得政及其所爲時頗[illegible]治厥後以私憾廢親立疏惡人言摧善類幾盡其擅恣如此端平初天子更化倚任鄭清之論者謂無能改於其舊敗壞汙穢殆有甚焉其鄙劣如此史嵩之力阻進取之師爲謀良審及爲相苞苴公行破祖宗格法而仇視盡言俾三士不得其死又何謬戾而殘賊也

喬行簡　李宗勉　范鍾　杜範

游似　趙葵兄范　謝方叔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于呂祖謙登進士第歷宗正
少卿秘書監權工部侍郎兼國子司業兼史院兼侍講
理宗即位貽書丞相史彌遠請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
上疏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則人才振
而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蓋
所召者非久無官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
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廉介有守者論薦雖多固未
嘗收拾而召之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
無關於理亂粗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吾
有聽受之意其間豈無深憂遠識忠言至計者固未聞

采納而用之也升兼侍讀兼國子祭酒吏部侍郎權禮刑二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縱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爲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爲其所誤縱而不已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爲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絰在身愈當警戒宮庭之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

損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端平元年金亡朝議收
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
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自古
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內治其已舉乎
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敝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
已更新者凡幾因陳所憂者三不聽師果敗績進知樞
密院事二年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
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
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甚懇切
尋遂寢三年秋有事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並策

免既去獨趣行簡還拜左丞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防財用分委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史累章請謝事嘉熙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邊事稍寧復告老章十八上四年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公卒于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謚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文集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第進士歷祕書郎紹定初遷著作郎累遷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

安恬無異於當時以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已而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者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控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畫又言內降之敝大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專善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爲嫌不以救過爲急每事希旨迎合迨其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矣況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諫未幾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

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
亡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
立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然後
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財以佐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
爲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
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
流民之強壯者以充遊兵以補軍籍仍選沿流諸郡將
士爲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
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彊盛宜於講
和欲出金繒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也進工部

侍郎加兼給事中復上疏言陛下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糜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爲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爲憂則誰復爲陛下憂擢諫議大夫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進參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時稱公清之相云以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謚文清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二年第進士歷尚右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于今日帝悅累遷起居郎兼祭酒權兵部侍郎兼史職至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嘉熙中連拜參知政事淳祐五年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乞歸田里不許六年以與游似不協固辭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卒鍾爲相直清守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贈少師謚文肅所著有禮記解

林乾字成之黃巖人第進士歷大理司直端平中自秘書郎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奸邪然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亟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積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朝廷紀綱昔之漸起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耄貪不行乾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

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匿而不行此豈勵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五上章匃去有危機將發朋比禍作之語範遂自劾言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奬臺諫開有固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時清之妄邀邊功用師河洛邊境騷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清之愈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謂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而邊方帥臣其弊尤甚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望陛下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閹宦不使讒諂得以售其姦範自入臺屢丐祠至是復五上歸

田之請皆不允遷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拜殿中侍御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復奏臺諫失職之弊謂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爲仕途之捷徑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以蓋實哉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淸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社稷帝未卽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安敢入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辨言臺臣論臣不如斯

指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耶幸未斥退則安國家利社稷死生以之去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又極言其寡廉鮮恥既而合臺劾之太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嗚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嗚復欺君罔上無所不至改起居郎範奏臣論嗚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臣嘗有仕途捷徑之疏不宜躬蹈之即渡江歸授江東提點刑獄尋改浙西爲力辭而嗚復亦出守越嘉熙二年範差知寧國府四年還朝首言今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癰疽待時而決耳端平號爲更化而居相位者無能改於其舊

敗壞汚穢殆有甚焉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怪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觖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旨酒有儀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傾頹宜無難者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言徇私忘公之害未幾復上疏謂陛下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嬙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遠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絶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陛下盍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庶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拜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時玩寇縱欲數事

兼權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兼中書舍人淳祐二年權同簽書樞密院事範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除授有是非悉抗言無隱惜丞相史嵩之外示寬容內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敕諸城門不得出範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似不許遂力疾入覲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肅宮闈擇人才惜名器節財用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降恩澤

引前朝杜衍例範皆封還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曰儲材能曰嚴薦舉曰懲贓貪曰專職任曰久任使曰抑僥倖曰重閫寄曰選軍實曰招士豪曰宜倣祖宗方田之制號爲溝洫曰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術相籠架非範所爲也珙大感服未幾元軍大入爲必取壽春之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未幾卒贈少傅謚清獻所著有古律詩歌詞

五卷雜文六卷奏稾十卷外制三卷進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

游似字景仁仲鴻之子登進士第歷官吏部尚書入侍經幄理宗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甞不速乃撫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長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黽擢知

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爵郡公淳祐五年拜右丞相
兼樞密使十上章乞歸不許後時授觀文殿大學士醴
泉觀使兼侍讀進國公又轉兩官致仕卒贈少師
趙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與兄范俱有志事功
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為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為有
用之學葵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
將惟恐失制置子咸盡死力屢以此獲捷嘉定十年金
人犯襄陽圍棗陽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遣
葵及都統扈再興攻金人至高頭奮擊殲之翌日進次
鄧州金人阻泚河以拒葵麾軍進楊義諸將繼至與戰

又大破之累功補承務郎知棗陽軍方平起復直祕閣
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參議官寶慶元年范
知揚州乞調葵以彊勇雄邊軍五千屯寶應備賊葵坐
言者奉祠三年起爲將作監丞紹定初出知滁州初李
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及是全將入
浙西告羅葵上書丞相史彌遠謂此賊包藏禍心不止
於得粟若不痛抑其萌則肆行無憚恐畿內有不可勝
諱之憂以滁當賊衝又與金人對境實兩淮門戶修城
浚隍經武不少暇命秦喜守青平趙必勝守萬山以壯
形勢葵毋疾謁告省侍不得刲股雜藥寄之毋卒葵求

解官不允卒哭復視事全造舟益急葵復致書彌遠曰李全決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葵言發兵討叛則豈獨可以强國勢安社稷葵父子世受國恩亦庶幾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葵言不發兵討叛則豈獨不可以强國勢安社稷而葵亦不知死所不復可報君相之恩矣又言於朝詞甚激切彌遠意未決參知政事鄭清之力贊之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刻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彊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扈斌胡顯等將之以葵兼參議官全攻揚州東門葵親出搏戰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及出全在隔壕立馬

相勞苦左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
見猜疑今復絶我糧餉我非背叛索錢糧耳葵切責之
全無以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數戰皆捷四年正
月遂殺全事見全傳進兵部侍郎六年詔授淮東制
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
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所難朕甚嘉
之端平元年金亡朝議收復三京葵上疏請出戰乃授
葵權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兼淮
東制置使時以趙范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全子才知河
南府西京留守子才既入汴葵亦取泗州趨汴會之遂

遣將范用吉及楊誼等攻洛陽降其城屬盛暑汴隄決
水潦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忽元
兵南下發水歸衆多溺死師大潰葵與子才棄汴歸范
上表劾之詔各降一秩葵以兵部侍郎淮東制置使移
司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知揚州仍制置使二
年以援安豐捷拜刑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本路屯田
使葵前後留揚八年墾田治兵邊備益飭淳祐二年賜
進士出身同知樞密院事數月罷知潭州改福州三年
葬毋乞追服不允疏再上與祠不拜四年復授同知樞
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可用者

有幾吾從其大者講明之疏其可用者任使之有勇略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賦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用之旣當任之旣久然後可責其成效遷拜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諸路軍馬封長沙郡公尋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九年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固辭言者以宰相須讀書人罷爲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尋判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進歷廣西荆湖江東西宣撫使景定初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封魯國公尋奉祠咸淳初加少傅明年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封冀

國公致仕舟次小孤山卒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隕如箕贈太傅謚忠靖初葵與兄范帥淮時全子才劉子澄在幕子才輩入朝稟議而入洛之師實由二人造詞恢復以誑廟堂與帥府也葵從子淮在忠義傳

范字武仲少從父軍中嘉定中與弟葵屢敗金兵唐鄧之役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徹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圉不守而自固俟其師老然後麾之可勝敵而無後患以功授制置安撫司幹

機丁父憂與葵並起復直祕閣通判揚州累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時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不報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揮涕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困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麼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若廟筭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

則機會在我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為書謝廟堂且決之曰賊見范為備則必忌而不得以肆其姦他日必將指范為首禍之人劾朝廷以去范而范遂為宋晁錯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然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閑慢差遣彌遠得書為之動心寶慶二年春奉祠三年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將材於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

之兵賊不能深入擄掠無所獲而又懐見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朝廷乃召范㮚議復令知池州紹定元年試將作監知鎮江府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又與葵並起復直徽猷閣淮東安撫副使尋轉右文殿修撰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

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西不然范雖死江阜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遺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内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戮全進范兵部侍郎淮東安撫使兼知揚州兼江淮制置司參謀官以次復淮東連進工部尚書兩淮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金亡范與葵議收復三京進范端明殿學士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師潰乃改京湖安撫制置使

兼知襄陽府范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反因之劫掠城中倉庫所儲悉爲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降三官落職依舊制置使尋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官建寧府居住久之叙復與祠已而知靜江府卒于家

謝方叔字德方威州人第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請行經界請錄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燾蔡模詔皆從之累遷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淳祐九年拜參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速拜左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惠國公屬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大宗正寺丞趙崇璠移書方叔云閹寺驕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丞相得君最深名位巳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耶方叔得書有赧色翌日果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而天錫去國於是太學生池元堅太常寺丞趙崇潔左史李昴英皆

論擊允升宋臣而譏者又因天錫之論乃方叔意及天
錫之去亦曰方叔意方叔疏辨爲監察御史朱應元論
罷允升等猶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力詆天錫
方叔書既上學舍惡其黨姦相與鳴鼓攻之上書聲其
罪乃授方叔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監察御
史李衢兩劾褫職罷祠後依舊職與祠起居郎召澤中
書舍人林存劾罷監察御史章士元請更與降削寘廣
南景定二年請致仕乃敘復度宗即位方叔以一琴一
鶴金丹一罏來進賈似道恐其希望諷言者相繼請奪
方叔官制置使呂文德願以巳官贖之數年乃敘復致

仕卒贈少師方叔在相位子弟頗干政語在余玠傳

論曰或問相道有幾曰守法曰用賢史稱喬行簡歷練多薦達李宗勉抑僥倖收召老成當時評者乃謂喬失之泛李失之狹中庸固難哉范鍾杜範繼宗勉後公清之望殆相頡頏鍾與游似不協而去似毋媿於寅恭耶趙葵拜相實以衛國勳言者少其非科目報罷殊不知皐夔稷契何書可讀葵辭表若謙蓋自許也謝方叔子弟干政弗能制權鐺既退復懷希望庸且陋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二　列傳九十四

明南京户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董槐　程元鳳　吳潛　葉夢鼎

馬廷鸞　王爚　章鑑　陳宜中

董槐字庭植濠州人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書廣額而豐頤又美鬚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永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顧也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永嘉葉師雍聞輔廣者朱熹之門人復往從廣嘉定六年登進士第歷左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

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敕曰吾莅州而吏猶爲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槐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盡弛大計軍實常若敵且至裨將虛濫凶猾不受命斬以徇軍中肅然又歷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至邕州上守禦七策又與交阯約五事一無犯邊二歸我侵地三還鹵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貿易於是遣使來獻方物南方悉定累封至侯爵同知樞密院事寶祐二年進參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戰敗奪官詔荆襄制置使李曾伯往視師曾伯辭槐曰事如此尚可坐而睨乎上疏請行願重兵夔門以固荆蜀輔車

之勢詔報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方復上疏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人臣無敢爲岐意者苟以臣爲可任宜少聽臣自效即臣不足與軍旅之事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目鄉用槐槐言事無所隱意在格心不爲容悅帝問糴民粟積邊則對曰吳民困甚有司急糴不復省夫民惟邦本願先垂意根本帝問邊事對曰外有敵國則其計先自强又言敵國在前宜拔材能用之士大夫有過失爲執法吏所刺劾終身擯弗用深爲朝廷惜此苟非姦宄皆願爲昭洗勿廢其他善又遷謫之臣又墮遐方稍稍內徙令

得生還顧弗用可矣槐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為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嗜進者始不說矣槐又言於帝曰臣為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胡為害政者三對曰戚里不奉法一矣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司不檢士三矣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宄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帝乍

寖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丁大全善爲佞帝寵貴之竊弄威權而帝弗覺悟大全已爲侍御史遣客私自結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弗善已銜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見極言大全奸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邪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既出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論劾槐書未下自發省兵迫遣之於是太學諸生陳宜

中等上書爭之語見大全傳其後屢用祀明堂恩加食邑連封許國公一夕天大雨烈風雷電槐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爲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卒贈太子少師謚文清帝遣使厚賻焉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第進士淳祐初歷著作郎仍權右司郎官輪對指陳時事當國者以爲厲已囚外知饒州鄱初罹水災元鳳修城堞置義阡寬誅求察誣譖進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仍兼知饒州冶司歲有冬夏帳銀悉以補逋稅之生治所衆以治行之致元鳳曰五穀熟則民蒙惠此不足異也累擢監察御史

兼崇政殿說書丞相鄭清之爲臺官潘凱吳燧所論清之改遷之二人不拜命去元鳳疏清之罪凱燧得召還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繫銜上疏極剴切至謂華士大夫之風俗當華士大夫之心術尤名言也余晦以從父天錫恃恩妄作三學生伏闕上書司業蔡抗又力言之元鳳數其罪劾之奏上以晦爲大理少卿抗爲宗正少卿元鳳又上疏留抗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司業出晦于郡升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講寶祐中累遷參知政事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安郡公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授觀

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開慶兵興手疏收人心重賞罰團結民兵數事俄起判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進拜特進依前職充醴泉觀兼侍讀度宗立進少保咸淳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吉國公以言罷語在陳宜中傳明年罷觀使以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初元鳳在政府一契家子求貳令謝之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有嘗遣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曰前日彈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

盡其才也所著訥齋文集若干卷

吳潛字毅夫淵之弟也舉進士第一歷尚書金部員外郎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疏致災之由謂當恐懼修省毋飾虛文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解絃轍庶幾反災爲祥矣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六事一曰格君心其五皆切時務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太府少卿淮西總領又告執政論用兵河南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爲變今日之事豈容輕議厥後入洛師潰失亡不貲如潛言遷太府卿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

留守上疏論保蜀之方護襄之策防江之算備海之宜進取有甚難者三事端平初詔求直言潛陳九事迕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累遷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人心理宗嘉納兼侍讀經筵以臺臣徐榮叟論列授寶謨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辭提舉南京鴻慶宮後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免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入對言

國家之不能無敝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博采衆謀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淳祐十一年入爲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具軍民久遠之計告于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代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萬有奇以久任乞祠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封崇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

公改封許國公元兵渡江攻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阯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令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邊臣險士設爲虛議迷國誤軍其禍一二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媕阿諂媚積至於大不靖臣年將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受任之日上流之兵已蹂黃漢廣右之兵已蹈賓柳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已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蓋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爲宗社之隱憂章鑑高斯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

泰來等輩小者皆沈炎實趙與懽之腹心爪牙而使
臣等為之搏擊姦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亡
者皆此等小人為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高鑄
羈管州軍不報屬將立度宗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
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竟以炎論劾落職謫建
昌軍尋徙潮州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事在劉應
龍洪芹傳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大雷風
已而果然四鼓開齋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景定三
年五月也德祐初追復元官弁恩數繼贈少師
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於母族

以太學上舍試入優等兩優釋褐出身授信州軍事推官遷太學錄淳祐二年雷變上封事言召人才戒嬖近明年輪對言君子直言軍制楮幣任官分閫六事歷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轉對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巨姦奇衺蠱媚洩宮闈熏腐依憑於城社强藩悍將牙蘖易搖苞竊姦宄肘腋階變權知袁州十一年爲司封員外郎兼王牒檢討官以直祕閣江西提舉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捍將買社倉義倉平反李義山受贓之冤以國子司業召實録中累遷權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升兼史職尋兼侍講拜殿

除以集英殿修撰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夢鼎登朝卒辭謝之改知建寧又改知隆興開慶元年復知建寧景定中累遷簽書樞密院事進封臨海郡公丞相賈似道欲造關子罷十七十八兩界會子夢鼎以為厲民乃並罷十七界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為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進同知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奏免浙西經界理宗崩議太子即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理宗復土攝少傅蔵事引疾歸里累詔力辭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咸淳三年再召為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拜特

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迺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价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司已辟參議及死其子愬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爲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爲陳自強即求去似道之母護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强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乃悔悟屬府尹洪燾求解而夢鼎屢上章乞閑冬雷引咎求去愈力四年策楊妃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

里詔勉留之進少保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乃授觀文殿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國公不拜充醴泉觀使又不拜七年再充醴泉使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宰掾郎曹沓至趣行扶病至嵊縣請辭不獲乞還山林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臺臣奏從歸田之請詔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不請祠祿恭帝初即位咨訪故老夢鼎上封事曰敦教道訓廉德厲臣節拯民瘼重士選勸吏廉懲吏姦補軍籍授判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辭依

前醴泉觀使兼侍讀不拜二年益王即位于閩召爲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失聲而還後二年卒

馬廷鸞字翔仲樂平人甘貧力學登淳祐七年進士第歷官太學錄召試館職時外戚謝堂厲文翁內侍盧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鸞試策言强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大與時迕遷祕書省正字尤煩提舉史事辟爲史館校勘初丁大全令浮梁雅慕廷鸞彌欲鈎致之廷鸞不爲動試策稍及大全及廷鸞當輪對大全私謂王持庶往嚼焉廷鸞素厚持庶且同館不虞其諜也密露夬

意持屋絡曰君猶未攻秩姑託疾爲後圖乎廷鸞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何敢不力持屋以告大全及候對殿門格不得見翌日以監察御史朱熠劾罷宋臣遣八廂貌士索奏藁藁雖焚聞者淩厲忌者愈深而廷鸞之名重天下開慶元年吳潛入相召爲校書郎景定元年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時大全黨多斥宋臣尚居中言路無肯言者諸學官抗疏疏上卽行會日食與祕書省同寺局因相與草疏潛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潛所嗾開館中又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廷鸞對曰公論也不敢避私嫌越數日宋臣竟坐謫兼權樞

密院編修官時賈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
覩之輪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
足乞遏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歷擢起居舍
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史院時召用宋臣廷鸞極言不可
從之薦士二十人進中書舍人多所繳駮遷禮部侍郎
度宗登極兼侍讀升直學士院累遷右丞相兼樞密使
咸淳八年九疏乞罷政九年奉祠度宗初年詔詢故老
專以修撰大計叩趙葵葵極意指陳曰老臣出入兵間
備諳此事頗朝廷謹之重之似道作色曰此三京敗事
者詞臣失言廷鸞屏覓文法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

力升辟稍越拘攣似道頗疑異己黥堂吏以泄憤及辭
相位帝慰留廷鸞言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
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
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
圖臣死且瞑目端宗即位召不至居家十七年而卒所
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斋編讀莊筆記
張氏祝氏皇極觀物外篇諸書

王爚字仲潛一字伯晦新昌人登進士第歷官兼侍讀
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極言正論太子聽而說之理
宗聞之甚喜遷禮部尚書權吏部尚書加龍圖閣學士

知平江府淮浙發運使進端明殿學士以內祠兼侍讀咸淳初連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乞奉祠休假皆不許最後乞祠祿乃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四辭不許七年台州言乞差倫充上蔡書院山主詔從之十年十一月以倫為左丞相章鑑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尋授倫特進加食邑乞致仕兩乞辭免皆不許德祐元年兩乞以命繼延庶可優閒再乞以舊職奉京祠侍讀[illegible]不許右丞相章鑑參知政事陳宜中奏諭留倫以鎮[illegible]以康世道從之倫兩請毋署省院公牘不許又奏[illegible]臣先賜罷斥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假

臣以宣撫招討等職臣當招集忠義共圖興復鑑宜中
文奏爚單車絕江已至蕭山乞遣中使趣還治事乃授
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置司在京
以備咨訪乞解大使職名不許進少保左丞相兼樞密
使尋加都督諸路軍馬累辭皆不許奏言今天下所以
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賞罰無章故也救之之策
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大明賞罰動合乎天庶幾人心
興起天下事尚可為也因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於
是降詔切責似道不忠不孝進平章軍國重事事在宜
中傳辭不許爚奏請出陳宜中或留夢炎出督吳門否

則臣雖老無能爲效死封疆亦不敢辭詔三省集議乞罷平章事不許京學生上書詆宜中宜中亦上疏乞骸骨初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關白爚或謂京學之論實爚嗾之七月壬辰詔給舍之奏三入爚與宜中必難共處兼爚近奏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遂罷爚平章依前少保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爚清修剛勁似道歸天台葬母過新昌爚獨不見之後以元老入相值國勢危亡天下所屬望也卒與宜中不協而去云

章鑑字公秉分寧人以別院省試及第累官同知樞密院事咸淳十年王爚拜左丞相鑑拜右丞相並兼樞密

使明年元兵逼臨安鑑託故徑去道使丞召還朝既至詔罷相予祠殿帥韓震之死鑑與曾淵子明震無他至是御史王應麟繳其錄黄謂震有逆謀鑑與淵子曲庇之坐是削一官放歸田里後有告鑑家匿寶爾者循視鑑方擁敗衾臥兵士至大索其室惟敝篋貯一玉杯餘無一物人頗嘆其清約鑑在朝日號寬厚然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爲滿朝歡云

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入太學有文譽寶祐中丁大全得寵於理宗在臺橫甚宜中與黄鏞劉黻林則祖陳宗曾唯六人上書攻之宜中坐削籍拘管建昌軍士論稱

之號為六君子大全既竄丞相吳潛奏還宜中賈似道入相復為之請有詔六人皆免省試令赴景定三年廷試而宜中中第二人歷官監察御史程元鳳再相似道恐其侵權欲去之宜中首劾元鳳縱丁大全肆惡基宗社之禍命格宜中亦自請外累遷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德祐元年升同知樞密院事二月似道喪師蕪湖乃以宜中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已而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以為似道已死即上疏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似道行時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人有言震欲以兵劫遷者宜中召震計

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以示不黨於似道時右丞相
章鑑宵遁詔以王爚爲左丞相拜宜中特進右丞相
還朝論事即與宜中不合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爚與
宜中俱乞罷政請以夢炎爲相太皇太后乃以宜中爲
左丞相夢炎爲右丞相爚進平章軍國重事爚拜命即
日僦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上疏以爲一辭一受
何以辨天下之議亦去遣使數輩邀留之始至時命張
世傑等四道進師二丞相都督軍馬而不出督爚請以
一丞相建閫吳門以護諸將不然則已請行宜中媿始
與夢炎上疏乞行邊事下公卿議不決七月世傑等兵

果敗於焦山爚奏言事無重於兵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免不允爚子乃嗾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失宜中竟去密召不至語在本紀太皇太后自爲書遺其母楊使勉諭之宜中始乞以祠官入侍召拜醴泉觀使尋爲右丞相然事已去矣宜中倉皇發京城民爲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人皆以爲笑十一月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兵援常州玉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宜中釋不問已而元兵破常州獨松關隣邑望風皆遁宜中遣使如軍中請和不

得御寧群臣入宮請還都不果伯顏將兵至皐亭山宜
中宵遁陸秀夫奉二王入溫州遣人召宜中俱入閩益
王立復以爲左丞相井澳之敗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
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反後殁於暹羅宜中
爲人多術數少爲縣學生其父爲吏受贓當黥宜中上
書溫守魏克愚請貸之克愚卒置之法其後宜中爲浙
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報禮不書衘祇云部下民陳某
克愚以是恐不敢受袖納謝之宜中賜禮之而陰撫其過
無所得其後克愚以事逢僞道廢罷家居宜中入乃極
言克愚居鄉不法事做道奏章鐫劾之貶嚴州以死

論曰寵無不妬權無不爭此女子小人之恒態也觀宋末賢宰董槐等所遭不其然乎方丁大全俞緣用事槐與程元鳳遂不安于朝賈似道繼大全後其横彌甚元鳳既召而復罷吳潛既黜而竄以死葉夢鼎馬廷鸞亦見幾而避位矣章鑑依違正邪之間去留何足爲輕重若王爚陳宜中皆能暴似道誤國罪而正其罰顧乃昧於和衷自相爭戾豈天欲益亂而趣宋之亡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二